

#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以北京高校为例

■ 杨中超 闫思宇 王效斌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进修一部,北京 102617;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基于北京高校2023年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抽样数据,对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行业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约五分之一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人力资本、专业领域是影响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重要因素,尽管人力资本的作用方向并非一致;没有充足证据表明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存在家庭背景差异,但存在性别差异。

**【关键词】** 高校毕业生 数字经济行业 就业特征 影响因素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2.007

###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质量就业与充分就业的结合,既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sup>[1]</sup>。作为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群体,高校毕业生是就业群体的重中之重,其就业状况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数据显示,2023年,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首届本科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规模首次超过1100万,达到1158万<sup>[2]</sup>。此外,截至2022年底,用以衡量就业市场景气程度的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已连续5个季度低于1,并且始终低于全国水平,说明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较全国水平更大的就业压力。由此可见,在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加且就

收稿日期:2024-01-18

作者简介:杨中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修一部副主任,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高校学生发展与学生事务管理;

闫思宇(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数字经济与高校毕业生就业;

王效斌,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大学生就业创业。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2022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对大学生就业结构及质量的影响与优化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2JYC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业形势不景气的背景下,亟需探索能够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有效方式。

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50.2万亿元<sup>[3]</sup>,逐渐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数字经济最早由加拿大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提出<sup>[4]</sup>,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是G20杭州峰会上提出的相关表述,其对数字经济的界定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sup>[5]</sup>。数字经济从劳动力就业、生态环境、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乡村振兴等多个方面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其中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体现在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三个方面: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主要通过替代效应、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产生;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指促进就业的技能结构、产业结构和性别结构发生转变;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表现在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sup>[6-7]</sup>。一般认为,高学历劳动力会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比如,数字经济发展导致就业结构“两极化”,即增加了对高学历和低学历劳动力的需求<sup>[8]</sup>。再如,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而且这种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高学历以及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sup>[9]</sup>。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了新机遇。第一,在就业规模方面,数字经济创造了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和就业机会,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为高校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成为“斜杠青年”提供了更多可能。数字经济带动了新业态和新经济的快速崛起,为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等灵活就业毕业生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新平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sup>[10]</sup>。通过问卷调查发现,2020-2022年,应届高校高校毕业生在数字经济相关行业、领域就业的比例为11.68%,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sup>[11]</sup>。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背景下,职业选择灵活化、个性化、多元化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青年职业选择的新特征,数字化的乘数效应也更能满足青年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需求<sup>[12]</sup>。高校毕业生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和行业就业的满意度较高,近三年平均满意度为88.17%<sup>[13]</sup>。第三,数字经济开辟了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新路径,高校毕业生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参加线上学习和培训,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学历和技能水平;同时,数字经济领域企业积极推行数字化培训、认证与就业的全链条服务,助力毕业生提高岗位胜任力。有学者提出,作为数字经济下新就业形态中的一支生力军,创新能力强的大学生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灵活就业和新职业发展机会,最终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sup>[14]</sup>。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就业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果会受到诸如人口统计学特征、人力资本、家庭背景和学校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从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筛选理论等角度进行解释。有研究发现,单位就业毕业生中女性的工作收入和满意度更低<sup>[15]</sup>,在相同的就业竞争力水平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毕业生获得的面试机会、工资水平和就业质量等均弱于男性,体现出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sup>[16]</sup>。在人力资本方面,专业领域和学历层次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

键因素<sup>[17]</sup>。在家庭背景方面,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起薪和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sup>[18]</sup>,家庭社会交往广泛度能帮助毕业生争取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力市场回报<sup>[19]</sup>。在学校环境方面,学校级别和所在地对毕业生求职结果有着显著影响<sup>[20]</sup>。

总体来看,尽管许多研究关注到高校毕业生就业,但关于数字经济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多局限于文献层面的述评、理论视角的讨论或简单的描述统计,对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实证探讨仍然不足。具有何种特征的高校毕业生享受到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红利?影响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的因素又有哪些?立足高校毕业生微观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能够直观地了解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毕业生的个体特征,探索促进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的可行路径,同时发现在数字经济行业可进入层面上的弱势群体,找到促进就业公平的新抓手。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北京高校2023年应届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呈现进入数字经济行业高校毕业生的基本人物画像,探究影响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 二、研究设计

### 1. 数据来源

北京市“十四五”规划明确了数字经济发展路线图,致力于“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数据显示,数字经济为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2022年北京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为1.7万亿元,占全市GDP的41.6%,位列全国第一<sup>[21]</sup>。同时,北京的高校资源丰富,2023年在京高校毕业生达28.5万人<sup>[22]</sup>,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支撑。因此,基于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开展研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23年5月对在京高校毕业生进行的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涉及75所高校的18021名毕业生,本研究仅保留样本量高于30人次的学校,并选取已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有效观测数为7600。

### 2. 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高校毕业生的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调查问卷询问了“您已落实工作的单位行业是否属于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包括三个选项,分别是:(1)数字经济产业,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传统产业,但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增加产出和提升效率,如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在线教育培训、智慧医疗、基于互联网的房产中介、居民生活服务和文体娱乐业等;(3)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本研究在实证分析时先将选择第一项的毕业生视为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并将选择后两项的毕业生作为对照组;后将该变量视为多分类变量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借鉴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参考人力资本理论、信号筛选理论和就业歧视理论等相关理论,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研究的自变量涵盖毕业生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

类型。其一,毕业生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专业领域、学历层次、奖学金获得情况和生源地。具体而言,毕业生性别以男性为对照组;专业门类包括人文、社科、经管、理工和其他专业<sup>①</sup>,以理工专业为对照组;学历层次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专科生为对照组;奖学金获得情况以未获得过奖学金为对照组;生源地包括北京、东部地区(不含北京)、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西部地区为对照组。其二,由于调查中并未直接涉及毕业生的家庭背景,本文选取是否获得过助学金作为家庭经济背景的代理变量,以未获得助学金为参照组。考虑到助学金是由政府、学校、慈善机构、企业等提供的用以资助学生完成学业的经济援助,一般用来缓解学生的家庭经济压力、减轻学费负担,在此意义上,助学金获得者一般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三,学校类型包括“双一流”高校、普通高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高专,以普通高校为对照组。

### 3. 计量模型

为探究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因素,当因变量为是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二分类变量时,本研究构建了如下二元逻辑斯特(Log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text{Logit}(P)=\ln\left(\frac{P}{1-P}\right)=\alpha+\sum\beta_kX_{ik}+\varepsilon_i$$

其中, $P$ 表示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概率, $P/(1-P)$ 是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与非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二者间概率的优势比(Odds Ratio),定义为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机会比率, $\text{Logit}(P)$ 为机会比率的自然对数。 $X_{ik}$ 为影响毕业生是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各类因素,包括毕业生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特征。 $\varepsilon_i$ 是随机扰动项。

当因变量为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多分类变量时,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多元逻辑斯特(M-Log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text{Logit}(P_{i/j})=\ln\left(\frac{P(Y_i=j|X_i)}{P(Y_i=3|X_i)}\right)=\alpha_j+\sum\beta_{jk}X_{ik}+\varepsilon_{ij}$$

因变量分别包括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和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 $j=3$ )为对照组。 $X_{ik}$ 为影响毕业生是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各类因素,包括毕业生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类型。 $\varepsilon_{ij}$ 是随机扰动项。

## 三、数据分析

### 1.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个体特征描述

如表1所示,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方面,有效样本中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毕业生比例为20.4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sup>[23]</sup>,这可能与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sup>①</sup> 人文专业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学,社科专业包括法学、教育学,经管专业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理工专业包括理科、工科,其他专业包括农学、医学和军事学。

密切相关。在性别方面,男性毕业生占比与女性毕业生基本持平。专业领域方面,理工类毕业生占据半壁江山,其次是经管类,人文类、社科类和其他专业领域相对较少。学历层次方面,硕士研究生占据一半比例,其次是本科生和专科生,博士研究生占比最低。奖学金获得情况方面,70.24%的毕业生获得过奖学金,展现出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生源地方面,来自西部地区的毕业生占比最少,北京、东部地区(不含北京)和中部地区生源的毕业生比例基本相当。助学金获得情况方面,28.76%的毕业生申请过助学金。在学校类型方面,“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占比近六成,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毕业生次之,最低的是民办高校。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数	比例(%)
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	数字经济产业领域	1555	20.46
	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	1658	21.82
	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	4387	57.72
性别	男	3653	48.07
	女	3947	51.93
专业领域	人文	980	12.89
	社科	815	10.72
	经管	1887	24.83
	理工	3762	49.50
	其他	156	2.05
学历层次	专科生	1065	14.01
	本科生	2073	27.28
	硕士研究生	3742	49.24
	博士研究生	720	9.47
奖学金获得情况	获得过奖学金	5338	70.24
	未获得过奖学金	2262	29.76
生源地	北京	2223	29.25
	东部地区(不含北京)	2344	30.84
	中部地区	2126	27.97
	西部地区	907	11.93
助学金获得情况	获得过助学金	2186	28.76
	未获得过助学金	5414	71.24
学校类型	“双一流”高校	4468	58.79
	普通高校	1607	21.14
	高职高专	938	12.34
	民办高校	587	7.72



表2是不同特征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差异检验结果。总体来看,男性、理工专业、硕士研究生、来自东部地区(不含北京)和“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比例更高。具体而言,从性别来看,男性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比例均高于女性毕业生,而女性毕业生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的比例更高。从专业门类来看,理工专业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比例均为最高,人文专业和经管专业中接近四成的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而超过八成的社科专业和其他专业毕业生进入了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从学历层次来看,硕士研究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专科生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超过七成的博士研究生进入了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从生源地来看,来自东部地区(不含北京)的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来自北京的毕业生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从学校特征来看,“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民办高校和高职高专毕业生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比例较高且较为接近,普通高校毕业生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的比例最高。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同奖学金和助学金获得情况的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情况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2 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人员情况差异检验(%)

		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			卡方检验
		数字经济产业领域	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	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	
性别	男	25.65	23.19	51.16	152.12(2)***
	女	15.60	20.61	63.78	
专业领域	人文	17.99	21.44	60.57	594.93(8)***
	社科	2.56	10.84	86.60	
	经管	14.89	22.42	62.69	
	理工	28.51	24.48	47.01	
	其他	1.92	12.18	85.90	
学历层次	专科生	13.12	28.02	58.86	169.07(6)**
	本科生	17.46	24.51	58.03	
	硕士研究生	25.09	20.30	54.61	
	博士研究生	15.53	13.18	71.29	
奖学金获得情况	获得过奖学金	20.56	21.35	58.09	2.70(2)
	未获得奖学金	20.13	23.05	56.82	
生源地	北京	14.11	24.90	60.99	86.25(6)**
	东部地区(不含北京)	24.02	20.61	55.37	
	中部地区	23.10	20.23	56.67	
	西部地区	20.46	21.34	58.20	

(续表)

		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			卡方检验
		数字经济产业领域	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	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	
助学金获得情况	获得过助学金	21.58	20.80	57.62	3.53(2)
	未获得助学金	19.97	22.28	57.75	
学校类型	“双一流”高校	25.19	19.07	55.74	170.52(6)**
	普通高校	13.58	24.36	62.06	
	高职高专	13.82	27.31	58.87	
	民办高校	13.63	27.43	58.94	

注:表格报告了卡方检验的 Pearson 系数;\*\*\*、\*\*和\*分别代表p值小于0.01、0.05和0.1。

## 2.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毕业生视为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将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和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的毕业生作为对照组,构建二元逻辑斯特(Logit)模型进行估计。分别将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类型的变量放入模型进行回归,表3显示了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表3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影响因素分析(Logit模型)

解释变量		进入数字经济行业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性别	女	-0.30*** (0.06)	-0.30*** (0.06)	-0.30*** (0.06)
	人文	-0.50*** (0.10)	-0.51*** (0.10)	-0.47*** (0.10)
专业领域	社科	-2.78*** (0.23)	-2.78*** (0.23)	-2.74*** (0.23)
	经管	-0.91*** (0.08)	-0.92*** (0.08)	-0.86*** (0.08)
	其他	-2.92*** (0.59)	-2.92*** (0.59)	-2.92*** (0.59)
	本科	0.52*** (0.12)	0.52*** (0.12)	0.89*** (0.32)
学历层次	硕士研究生	1.01*** (0.12)	1.01*** (0.12)	1.24*** (0.32)
	博士研究生	0.14 (0.15)	0.15 (0.15)	0.34 (0.34)
奖学金获得情况	获得过奖学金	-0.25*** (0.07)	-0.24*** (0.07)	-0.20*** (0.07)

(续表)

解释变量		进入数字经济行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北京	-0.08 (0.11)	-0.09 (0.11)	0.04 (0.12)
生源地	东部地区(不含北京)	0.23** (0.10)	0.23** (0.10)	0.26** (0.10)
	中部地区	0.14 (0.10)	0.14 (0.10)	0.17* (0.10)
助学金获得情况	获得过助学金		-0.03 (0.07)	-0.01 (0.07)
	“双一流”高校			0.46*** (0.09)
学校类型	高职高专			0.64** (0.32)
	民办高校			0.18 (0.15)
	常数项	-1.37*** (0.14)	-1.36*** (0.14)	-2.08*** (0.33)
	观测数	7600	7600	7600
	伪R <sup>2</sup>	0.09	0.09	0.10

注:\*\*\*、\*\*和\*分别代表p值小于0.01、0.05和0.1。

第一,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进入层面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相比于男性毕业生,女性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人数较少。就业层面的性别差异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问题由来已久。歧视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若仅存在生产率差异,那么工资差异应为对生产率差异的补偿。然而,现实中性别工资差异往往会超出生产率差异所能解释的区间,说明歧视在性别工资差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sup>[24]</sup>。已有研究表明,女性毕业生在月起薪、就业满意度和单位就业概率方面均显著低于男性毕业生<sup>[25]</sup>,且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仍有较大的专业内收入差距无法被生产力特征变量解释,说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依旧存在<sup>[26]</sup>。上述结果表明,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对女性就业有着积极意义,但受限于家庭角色和性别等原因,女性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并不具有优势。

第二,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明显的专业差异。人文、社科、经管和其他专业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相较于理工专业毕业生,上述专业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更低。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相关高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结构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复杂性的对话、专业性的思考等涵盖目标函数设计和价值观的非程序性智力劳动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需要<sup>[27]</sup>,相对而言,理工专业毕业



生在数理思维和计算机应用等方面更具优势,因此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更高。

第三,人力资本是影响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重要因素。本科学历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更高。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中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方面的总和,教育是对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投资之一<sup>[28]</sup>。毕业生在接受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后,能够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较好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都会提高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而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系数低于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系数,这可能和博士研究生更多前往高校、科研机构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有关。获得过奖学金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业优异的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更低。

第四,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明显的学校差异。“双一流”高校和高职高专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双一流”高校和高职高专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更可能在数字经济行业求职,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获得解释,当然也可能是信号筛选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信号理论认为,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是一种有效的信号,其可以帮助雇主通过劳动者所受的教育来判断劳动者的能力<sup>[29]</sup>。教育信号高的劳动者会被认为拥有更高的能力和产出效率,进而更可能通过求职的筛选机制。在“名校光环”和“学历内卷”的当今,名校身份能够给雇主发送更加有效的就业能力信号,消除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帮助毕业生获取更理想的工作机会。高职高专毕业生也更有机会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可能是其掌握的数字经济相关专业技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五,不同生源地的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不含北京)和中部地区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来自西部地区的毕业生,来自东部(不含北京)或中部地区的毕业生更有机会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此外,回归结果显示,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概率同样较低,结合描述性统计的发现可知,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基于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考量,更多地选择了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和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并尝试呈现出高校毕业生在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影响因素的异质性,本文将因变量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视为多分类变量,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为对照组,构建多元逻辑斯特(M-Logit)模型进行估计。表4分别展示了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与前文发现基本一致,男性毕业生(相比于女性毕业生)、理工专业毕业生(相比于人文、社科、经管和其他专业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相比于专科毕业生)、来自东部地区(不含北京)的毕业生(相比于西部地区毕业生)、“双一流”高校和高职高专及民办高校毕业生(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更可能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

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为对照组,探究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影响因素后发现,在性别、专业门类方面,与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影响因素类似,男性毕业生(相比于

女性毕业生)和理工专业毕业生(相比于人文、社科、经管和其他专业毕业生)同样也更可能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然而,影响毕业生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的因素也具有其独特性。具体而言,第一,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为对照组,相比于专科生,博士研究生较少进入到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而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与专科生并无差异。原因可能是因为博士研究生更多前往高校、科研机构求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对数字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本的要求相对不高。第二,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为对照组,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概率更低,而民办高校毕业生的概率更高,这与描述统计的结果是相符的。此外,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为对照组,是否获得过奖学金或助学金以及生源地对是否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4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影响因素分析(M-Logit模型)

解释变量		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	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
性别	女	-0.37*** (0.07)	-0.24*** (0.06)
	人文	-0.60*** (0.10)	-0.44*** (0.09)
专业领域	社科	-3.05*** (0.23)	-1.43*** (0.12)
	经管	-0.99*** (0.08)	-0.44*** (0.08)
	其他	-3.21*** (0.59)	-1.30*** (0.25)
	本科	0.88*** (0.32)	-0.02 (0.20)
学历层次	硕士研究生	1.24*** (0.33)	-0.00 (0.21)
	博士研究生	0.11 (0.35)	-0.85*** (0.24)
奖学金获得情况	获得过奖学金	-0.19** (0.08)	0.03 (0.07)
	北京	0.03 (0.12)	-0.02 (0.11)
生源地	东部地区(不含北京)	0.27** (0.11)	0.04 (0.10)
	中部地区	0.17 (0.11)	0.00 (0.11)
助学金获得情况	获得过助学金	-0.03 (0.07)	-0.04 (0.07)
	“双一流”高校	0.40*** (0.10)	-0.18** (0.08)
学校类型	高职高专	0.61* (0.33)	-0.08 (0.21)
	民办高校	0.27* (0.16)	0.26** (0.12)

(续表)

解释变量	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	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
常数项	-1.56*** (0.34)	-0.36 (0.22)
观测数		7600
伪R <sup>2</sup>		0.07

注:\*\*\*、\*\*和\*分别代表p值小于0.01、0.05和0.1。

####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北京高校2023年应届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以已确定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前往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毕业生的基本特征,并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对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行业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北京高校毕业生选择到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如果将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毕业生也考虑在内,在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的毕业生占比超过四成。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在持续释放,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为缓解当前大学生就业困境提供了新机遇。

第二,人力资本是影响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重要因素,但作用方向并不一致。一方面,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专科生,更有可能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同时,层次较高高校毕业生相比普通高校毕业生也更有可能是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这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筛选理论的观点。另一方面,学业成就优异(获得过奖学金)的毕业生,以及博士毕业生则更多选择到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这一现象与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趋于保守、求稳心态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传统行业相比,数字经济行业生态建设可能仍待进一步完善,在政策扶持、法治建设、劳动保障等方面不同程度存在薄弱环节,导致其吸纳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发挥尚不充分、不完全<sup>[30]</sup>。

第三,专业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研究发现,理工专业毕业生相比其他专业毕业生更容易实现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考虑到数字经济行业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以及弱势家庭出身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理工专业,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弱势家庭出身毕业生的处境,从而促进社会流动,这会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发展在改善就业质量层面的内涵。

第四,没有充足证据表明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家庭背景差异。以是否获得助学金来衡量家庭经济条件对毕业生能否实现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这意味着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与其家庭背景关联不大,更多是受人力资本等因素影响。这一

研究发现符合市场转型理论的观点,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扩张的私有部门比国有部门更加注重绩效原则,由此,家庭背景对于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在市场化过程中会不断减弱<sup>[31]</sup>。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行业多为新兴企业,更多遵循劳动力市场竞争原则,这有助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公平程度的提升。

第五,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相比男性毕业生,女性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进入层面存在劣势。这种基于性别造成的人力资本差距,反映出数字经济在为改善就业的性别差异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挑战。因此,在制定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灵活就业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性别因素。比如,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要为女性提供更积极充分的数字技能培训,帮助更多女性从传统劳动力转型为数字经济从业者<sup>[32]</sup>。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建议:(1)高校学生要进一步加强自身数字素养的培养,转变就业观念,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做好职业发展规划。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高校毕业生的能力水平和技能结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学历层次和各个专业的学生都应加强对数字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sup>[33]</sup>。(2)高等院校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动态调整专业布局,为学生自由转换专业提供更多机会,同时不断改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顺应数字时代要求,增强就业指导和职业生规划精准性。(3)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创造更多高附加值岗位,不断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尽可能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完善对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制度保障,不断促进就业公平。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仅利用单个省域数据,分析了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且由于变量获取受限,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带来的相关问题,这有待在未来借助更加详细的高校毕业生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完善。

## [ 参 考 文 献 ]

- [1] 岳昌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与实现路径》,载《人民论坛》,2023年第14期。
- [2] 《精准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jyzt\\_2022/2022\\_zt18/mtbd/202307/t20230714\\_1068906.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jyzt_2022/2022_zt18/mtbd/202307/t20230714_1068906.html)
- [3]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 [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28/content\\_5753561.htm?eqid=c853fd4e00109a0000006648d2e23](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28/content_5753561.htm?eqid=c853fd4e00109a0000006648d2e23)
- [4] Tapscott, D..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New York: Mc Graw - Hill, 1996, p.13.
- [5]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和合作倡议》, [http://www.cac.gov.cn/2016-09/29/c\\_1119648520.htm](http://www.cac.gov.cn/2016-09/29/c_1119648520.htm)
- [6] 戎爱萍:《数字经济研究:进展与展望》,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10期。
- [7] 王春超 聂雅丰:《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研究进展》,载《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4期。
- [8] 孙 早 侯玉琳:《工业智能化如何重塑劳动力就业结构》,载《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5期。
- [9] 赵新宇 朱 锐:《数字经济与非正规就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5期。
- [10] 岳昌君:《以就业优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载《中国大学生就业》,2022年第21期。
- [11][13][23][30] 刘海滨 常 青:《数字经济赋能高校毕业生充分高质量就业的现状、趋势与挑战——基于4万名大

学生的调查》,载《中国大学生就业》,2023年第6期。

[12] 王玉香:《数字经济时代青年职业选择特征研究》,载《人民论坛》,2022年第19期。

[14] 张成刚 王静怡:《新就业形态与大学生就业的双向赋能》,载《中国大学生就业》,2023年第4期。

[15] Jehn, A., Walters, D., Howells S.. Employment and Wage Gaps Among Recent Canadian Male and Female Postsecondary Graduates,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21, (3).

[16] 武毅英 杨 珍:《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差异分析——基于社会性别的视野》,载《大学教育科学》,2013年第1期。

[17] 杨中超 岳昌君:《学历、专业对高校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载《教育研究》,2016年第10期。

[18] 杜桂英 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影响因素研究》,载《中国高教研究》,2010年第11期。

[19] 阎凤桥 毛 丹:《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社会资本因素分析》,载《复旦教育论坛》,2008年第4期。

[20] 岳昌君 杨中超:《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1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载《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

[21] 《北京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http://bj.people.com.cn/n2/2023/12/07/c14540-40669303.html>

[22] 《2023年北京生源毕业生就业率达96%》, [https://www.sohu.com/a/753465730\\_121106842](https://www.sohu.com/a/753465730_121106842)

[24] Becker, G.S..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The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 1971, (4).

[25] 岳昌君 邱文琪:《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载《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

[26] 卿石松 郑加梅:《专业选择还是性别歧视?——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成因解析》,载《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3期。

[27] 王跃生 张羽飞:《数字经济的双重就业效应与更高质量就业发展》,载《新视野》,2022年第3期。

[28]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1).

[29] Spence, M..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3).

[31] Zhao, W., Zhou, X..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ransition: Changing Promotion Patterns in the Reform Era,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2).

[32] Zhang, C., Tian, X., Yang, X., et al.. The Iron - out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A Discussion on Gender Wage Rate Discrimination for Working Hour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3, (156).

[33] 崔 宇 范 芹:《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双重影响及其实现路径》,载《经济问题》,2023年第9期。

(责任编辑:崔 伟)